



上海论坛 2016 观点集萃

未来五年的中国与世界：智识共同体与世界新秩序

高端圆桌

2016 年 5 月 28 日 13:00-17:15

主持人： 沈国麟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
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
张 林 凤凰国际智库秘书长

杨沐
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

面对巨大挑战的中国亟须新思想与知识产品，这是“智库热”出现的原因。中国智库在逐渐专业化与完善社会基础的同时，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。为之需要两方面的努力：在内部，以学科带头人、年轻的研究人员队伍、灵活的机制三者构成核心团队；在外部，扩大在决策、学术、社会、国际方面的四种影响力。

荆林波
中国社会科学院
中国社会科学院
中国社会科学院
评价中心主任

中国“智库热”的成因，在政府号召以外，更在于社会因经济转型产生的新需求，传统的国家机制对它不能有效治理。提升智库质量，建立创新话语权是一件慢活。研究智库的核心是体制机制，而非当下“智库热”中“炒概念”与跟风的做法。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，需要有基础研究支撑智库；需要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；需要内部建设与外部宣传互相匹配；需要本土化和国际化有机结合；需要研究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的明确划分；需要人力资本；需要标杆性的人物、专业化的智库人员。

Alice Ekman
Head of China
Research,
French Institute
of International
Relations

改革开放至今，中国智库逐渐蓬勃发展。中国代表有了解国外信息的需求，同时外国专家也需要更多反馈以加深有关中国智库的了解。中国智库在走向国际化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，例如到国外访问交流等。但由于发展道路与国家利益等原因，中国研究者出国访问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审批流程，这对其研究交流造成了一定阻碍。作为结果，中国智库在国际会议中的参与度不足。

齐晔
清华布鲁金斯政
策研究中心主任

国际智库的主要作用在于其质量、独立与影响。智库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决策产生影响。智库的独立性保证研究的可信性。作为一个独立体，智库应享有应得的尊重。倾注全部力量及时完成对研究报告，是政府决策节奏连贯有序的保证。在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四次会晤后各自形成了相关的协议，智库对其起到了具有前瞻性、战略性、针对性的作用。布鲁金斯展望，在未来一百年，智库将由主要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转变为为社会治理提供帮助。

冯玉军
中国现代国际关
系研究院俄罗斯
研究所所长

近两年中国智库突飞猛进发展中反映的“智库热”，现在需要一些“冷思考”。否则就将重复之前出现过的问题，“有大楼没大师、有智库没智力”，远离平稳发展的道路。智库未来的发展方向，除了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，也需要为社会发展提供智慧。建好智库需要做到：经世致用而非在书斋中“炒概念”，深入群众，以现实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；丰富议题设置，拓宽研究视野；要有科学的维度，把握住世界潮流，要有完整的历史观；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；将学者的知识与官员的操作有机结合起来；海纳百川，吸引国际上的人才；完善管理机制，提高人员的积极性。

Markus Taube
Director,
IN-EAST School
of Advanced
Studies and
Chair of East
Asian Economic
Studies-China

创新是跨学科合作的成果，需要不同学科彼此之间进行沟通对话。在德国，各学科之间缺乏沟通，缺乏合作与对话的积极性。德国创新智库的目标就是让他们开展合作，从而建构起看待问题的综合性视角。在智库建设中，需要一套奖励制度，并给研究人员高度自由，是员工积极、热情地进行学术研究。第三方的资金是把双刃剑，有利之处在于支撑研究进行，而不利之处则是可能影响智库的独立性。希望媒体可以报道智库的贡献，加强智库与人们之间的理解，积极回应人民的求助。

初景利
《智库理论与实践》
执行副主编

在全媒体、新媒体时代，智库与媒体之间正在加快融合，产生了具备报道、分析、研究三大功能的智库性媒体。它提高了智库成果的传播与影响能力，拉了智库、决策和公众的距离，有利于培养智库领军人才和专业队伍。在期刊界，《智库理论与实践》是国内第一份以智库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，聚焦探索智库理论，支撑智库建设，传播智库成果的三位一体事业。期刊宗旨是聚集整合高端智库研究成果，为智库研究与建设提供学术支持。为此，期刊将策划对国外智库的分析，推广外国经验并计划举办智库能力系列培训。

詹得雄
新华社新德里分
社前首席记者

西方话语强势是当代的大势，人们不知不觉间将按其思路思考。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如此强势，但现在也面临很多问题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过于强势的西方文明需要东方智慧的平衡。因此我们不能迷信发达国家智库，而而建好自己的智库，把自己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好好总结，讲出中国故事与中国道理。在思想上需要走出个人主义，走向天下为公。这不是说不要个人利益，而是不要个人主义；是做到双赢，而不是非黑即白，零和游戏、赢者通吃。人类的政治文明要从西方霸权式民主，走向以民为本的民主集中制。中国智库人要在墨海中立定精神，要在混沌中放出光明。

周兆呈
联合早报助理副
总裁

媒体人追求的是的独立的传播平台，不应该成为某一个团体机构的传播平台。有什么样的媒体就反应了什么样的社会。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单独谈论媒体的责任。因为若批评无自由，则赞美无意义。话语传达有一个去媒体中介化的趋势。因为媒体融合的关系，很多政府部门自身或者政治人物本身已经成为媒体，已经成为国际上的趋势。话语包括事实和观点。媒体如何呈现事实，是呈现部分还是完整的事实，影响观点的塑造。从话语的角度看，政治话语需要有互联网的思维，新媒体的思维。

徐瑾
FT 中文网财经版
主编、首席财经评
论员

新闻更多是做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。观念的高低是媒体争夺的领地。看待与评价时采取过于封闭的立场，会使人束缚于自己的立场中。一旦给媒体贴上标签，会限制传播与接受信息的能力。这样一来，媒体的工作不应过度牵扯于意识形态。媒体不单要表现自己的观点，还会呈现相反的观点。如今的中国还没有公共辩论的习惯。作为一个公共平台需要呈现相反的观点，这是媒体作为平台的基本素养，也是竞争力的所在。媒体应该把自己塑造为精英和中坚力量。

付敬
中国日报欧洲分
社副社长

在过去十年，中国在建立话语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外交官在很多场合开始敢于发言；在很多国家设立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；企业也加快步伐，重视传播战略，建立企业形象和领导人形象。但同时，中国在智库建设、软实力建设和话语权建设方面与国际差距还很大，处于初级阶段。现在中国话语还是处于追跑阶段，未达到并跑阶段，更不要说占据领跑位置。为此需要更清晰地界定软实力和话语权的内涵，设定未来十年目标，思考如何达成合力效应。话语权的提升不仅是精英的事情，也是全民的事情，因此需要广泛地提高全民素质。

邹明
凤凰网总编辑

如今的中国话语权已经很难说处于“缺失”，而是经历着“膨胀”。所谓话语权，实际上是话筒权问题，决定于话筒在谁的手里，中国话语、中国故事由谁来讲。关于中国发展的故事的讲述，不一定要中国人来讲，可以由海外媒体来讲，但是故事要讲得好。可以利用国外官方媒体发声，阐述国家立场。话语权不是媒体的专利。在泛媒体的条件下，中国话语权不是媒体单独享有的，而是每一个个体的。中国没有充分用好国际社交媒体。好的智库都有媒体化的倾向，而不是传统式的写报告，等批示。网络媒体时代也向大智库提出了挑战。

（编辑： 林裕莹 方春 ）